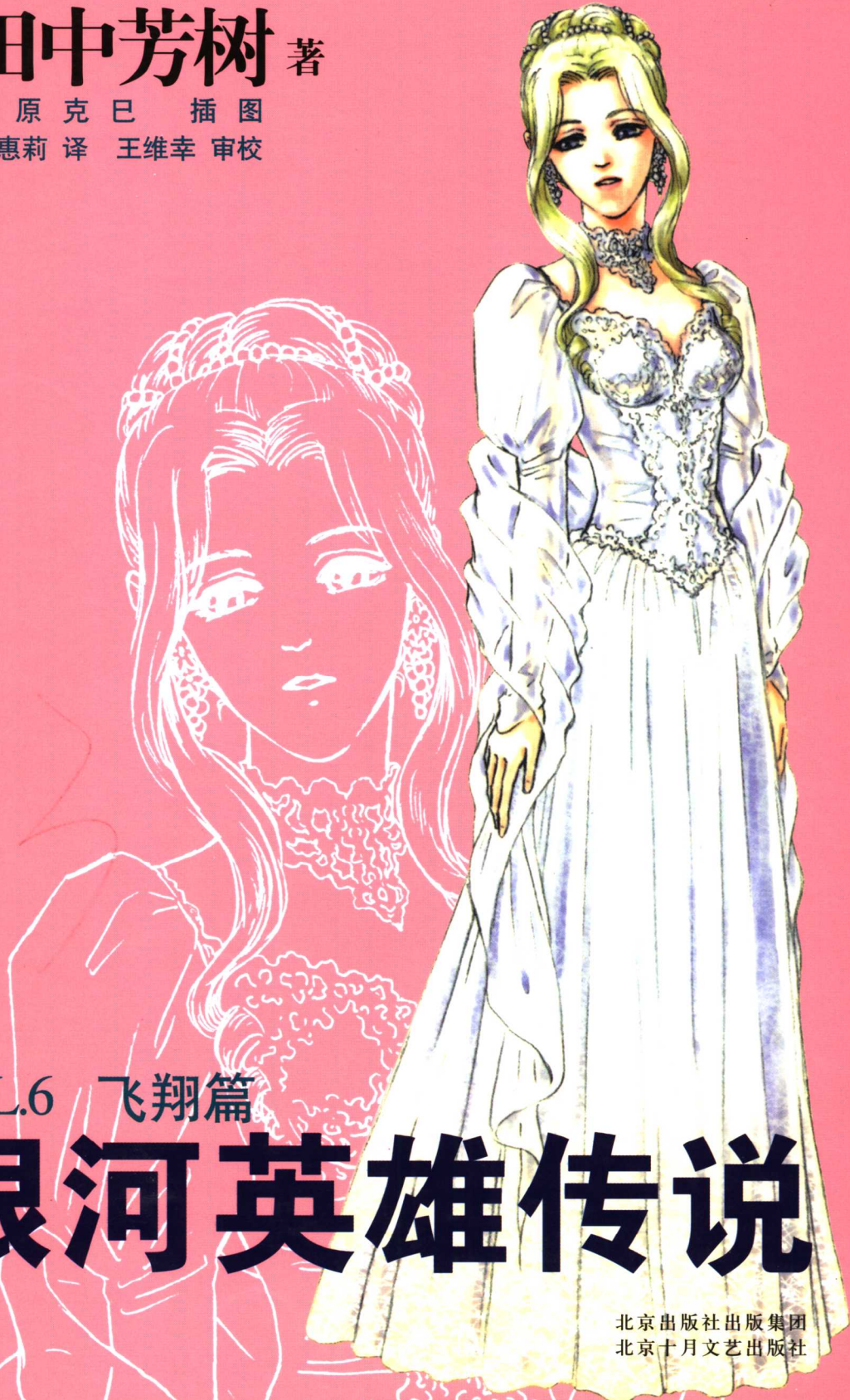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巳 插图  
陈惠莉 译 王维幸 审校



VOL.6 飞翔篇

# 银河英雄传说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田中芳树 著

(日) 田中芳树 著 陈嘉瑞 译 王瑞芳 雷杉

银河英雄传说

VOL.6 飞翔篇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飞翔篇/(日)田中芳树著;陈惠莉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302-0886-1

I.银… II.①田…②陈… III.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503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3027

【银河英雄伝説[飞翔篇・上][飞翔篇・下]】

Text Copyright©1985,2001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1 by Katsumi MICHIHA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德间书店正式授权出版

银河英雄传说

VOL.6 飞翔篇

YINHE YINGXIONG CHUANSHUO

(日)田中芳树 著 (日)道原克巳 插图 陈惠莉 译 王维幸 审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6.25印张 227千字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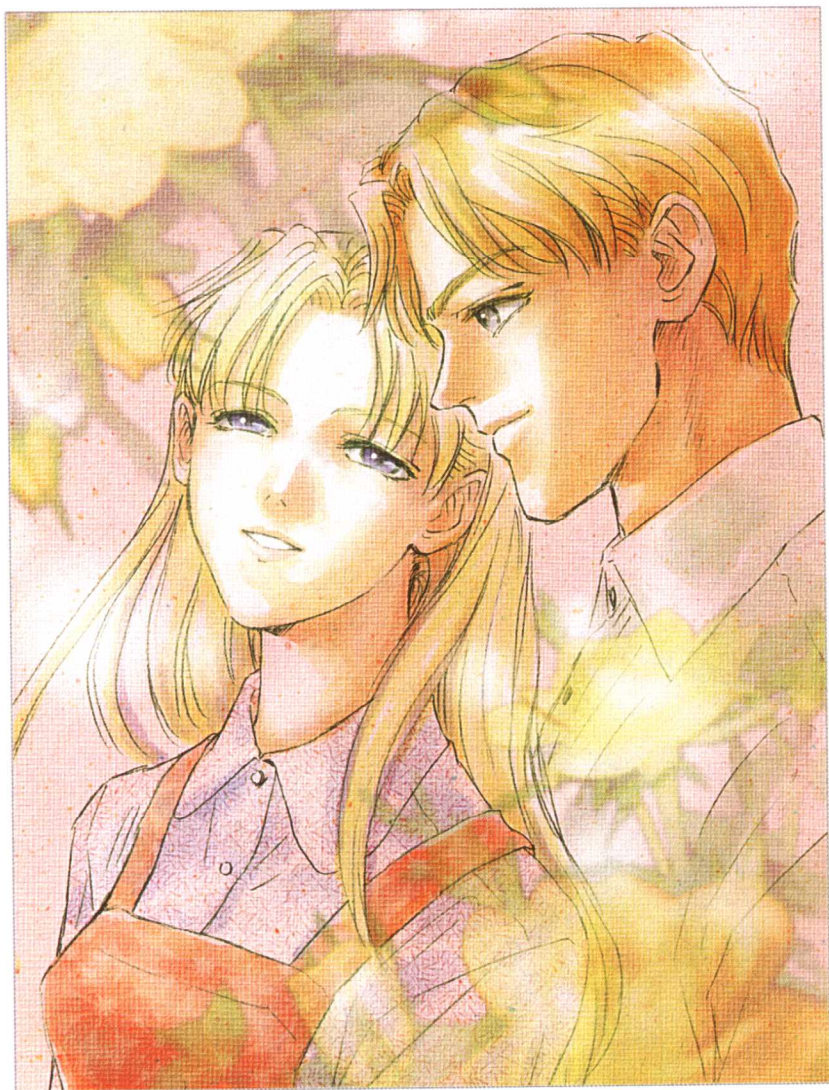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02-0886-1/I·853

定价:24.8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1313.4  
97  
:6  
2007







## 目 录

序 章 地球衰亡记录 .....	001
第一章 邱梅尔事件 .....	021
第二章 一个退役者的肖像 .....	053
第三章 访问者 .....	081
第四章 过去、现在、未来 .....	101
第五章 混乱、错乱、惑乱 .....	131
第六章 圣地 .....	163
第七章 战斗开启 .....	185
第八章 休假结束 .....	219
田中芳树访谈(之六) .....	247

# 序章 地球衰亡记录

01



“在过去，人类社会仅居住在一个叫地球的天体上。而现在，人类生活于地球和其他一些行星天体上。未来，人类社会将建立在许多天体之上，而地球仅仅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一个预言，只是将时态设定为将来时的一个既成事实而已……”

西历二一八〇年，时任地球统一政府第五代宇宙部部长的卡罗斯·席尔法，在冥王星探查团出发前夕发表了这样的谈话。席尔法虽然是个有能力的实务家，但并非一个擅长哲学思考并具有独创能力的人。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段演讲不过是阐述了一段众人皆知的常识而已。

但是这个常识在成为事实之前，人类却必须先喝干同胞多达数亿升的鲜血。人类的政治中枢真正从地球移往其他天体，则是远在席尔法的演说大约七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西历二一二九年，当地球统一政府诞生的时候，历经长达九十年的战乱而疲惫不堪的人们，满心确信人类最恶劣的创造——主权国家，已经被从地面一扫而空，以亿为单位的生命也将被永远解放出来，再也不是权力者欲望祭坛上的供品了。在被称为“十三日战争”的报复性攻击中所动用的核子武器，使得当事者北方联合国家和三大陆合众国这两大都市群沦入辐射能量的覆盖之下，这便是滥用武力的报应。可怜的是，那些毫无野心和责任的弱小国家，却被无辜地卷入食肉兽之间的罪恶战争，担心其丰富的资源被敌国占有。恰恰就是这种担心，使两大强国竟用核子武器对弱小国家进行了打击。因此，对于那些艰难生存下来的国家，两大强国的灭亡可以说是稍稍值得安慰的事。人们于是产生了共识：要防止大国的暴虐，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体。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或许只是将复数的权力统合成为一个集中的单一权力，只不过人们已经疲于以多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战争，就只会发生内乱。”

这或许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对于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希望和喜悦的意见，人们却捂起了耳朵。因为当时世界人口已锐减至十亿左右，粮食的生产力遭到沉重的破坏，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有能力发动内乱。

统一政府的首都设于澳洲大陆东北部，面临太平洋的布里斯本。建都于此，主要是基于该地位于南半球，战乱期间并未受到太多战争的摧残，并且富有广大的土地资源，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圈之一。此外，该地远离两大交战国，也是重要的原因。

统一政府诞生后的人类历史，与先前的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宗教的支配力量明显地低落了。地球统一政府的诞生结束了动乱，而旧有的宗教势力不仅对平息动乱没有任何贡献。相反，在动乱的初期，他们甚至成为助长各敌对势力交恶的主因，各个宗教的私兵集团假借神的名义，争相虐杀所谓异教徒的妇女儿童。更有甚者，在北方联合国家崩坏之后，割据北美洲大陆的许多弱小的宗教国家，将过去被称为“理性与共和政治大本营”的产业大国夷为遍地金属、树脂与水泥的荒原，还到处散布迷信与排他性的病原体，使得残存下来的人们在肉体上、精神上都陷入迷乱。

最终，天神没有降临，救世主也未曾出现。人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好不容易将世界从灭亡的深渊边缘拯救了回来。

重建在急速地进行。人们狂热地投身于大大小小的事业中——建设都市，绿化荒野，逐渐将脚步迈进宇宙的边境。

“具有边境的文明是不会衰弱的。”这种说法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在地球政府成立前，人类的足迹最远不过到达火星而已，但是到了西历二一六六年，人类就成功超越小行星带，在木星一个名叫伊奥的卫星上建立了一处开发基地。在那个时候，统一政府里面最富有活力的部门便是宇宙部了，这是个由航线、资源、设施、通信、管理、教育、学术、勘查、船舶等各局所组成的庞大组织，总部设置于月球，其规模随着时间的成长而扩大，在西元二十三世纪中期，其总人口便已超过首都布里斯本。而“布里斯本是地球的首

都，但月球都市却是全太阳系的首都”的说法也就在此时纷纷传出。

在不久后的一段时间，人类真正的生活圈仍仅局限于太阳系的内部。人类的第一艘恒星星际勘察船虽于二二五三年向半人马座 $\alpha$ 星发出，但历经二十年仍未回航，这使得人们失望而气馁。其实当时总人口只有四十亿，仅在太阳系内部也足以确保生活空间。

西历二三六〇年，超光速航行终于实现，以安特涅尔·亚诺修博士为首的宇宙部技术班子成为全人类的英雄。初期的瓦普跳跃飞行距离非常短，而且对于人体，特别是对女性的生育能力有明显的不良影响。但是到了二三九一年，此项航行技术便达到了完全的实用化，勘察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到了二四〇二年，更在卡那普斯星系发现了可作为居住之用的行星——恒星星际间移居的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但是恒星星际间的航行却是“单一权力”体制产生龟裂的第一步。西历二四〇四年，正当第一批恒星移民团乐观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驶离伊奥的恒星星际航行基地之际，统一政府的首脑们也正齐聚在地球的首都布里斯本，对“将授予远离地球的殖民地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此一议题进行冗长的讨论。

一个最初设立时被称为“宇宙部航路局航行安全处”的小机关于是升格为“宇宙保安署”，变成一支以副部长为首领的“宇宙警备队”。但是“宇宙军”最后的成立还是八十年之后的事情。依照统一政府的解释，这支队伍，与统一政府成立之前那支从天顶对弱小诸国横加胁迫的北方联合国家航空宇宙军，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这是一个确保市民航行安全，防范犯罪与事故发生，保障人权和经济机构运行的治安系统。到了恒星星际航行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完全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军队口头上在高唱和平防卫，实际上却在疯狂地进行侵略和扩张。

“军队其实是一个国家内部最强的暴力组织”，这个命题，对于明了近代历史的任何人而言，可说是一个恐怖的常识。而且在一个全人类的统一国家当中，其外围也没有任何超乎其上的武力集团存在。光就这一点而言，最小

限度的武力就已经足够，但是宇宙军的组织却毫无限度地持续扩大。

到了西历二五二七年，庞大的军队组织内部颓废糜烂的状况，在统一议会的紧缩军备暨军备管理会上受到极具讽刺性的揭发。

“所谓高级军人，难道就是武装贵族的别名吗？举例来看，第四方面军总监部所属的德吉希兰得宇宙母舰的舰长——阿诺尔多·F·巴契上校。我们来参观一下他优雅的生活状况：他的房间由办公室、起居室、卧室、浴室组合而成，总面积达两百四十平方米，附带提一下，他房间的下层就是士兵用的起居室，相同的面积中却要挤进九十名士兵。另外，就工作方便而言，舰长配备副官是当然的，但除此之外，还有秘书（女性士官）一名、勤务兵六名、专用厨师两名，以及特别护士一名来服侍他。不用说，他们的薪水当然是由国民所负担的税金来支付，但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我们居然要让一个需要特别护士看护的病人指挥全舰……”

但是这样的揭发却成了被责难的目标。军部本身在议会或者言论界，都已经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

而恒星星际航行将为人类带来无限发展的美梦，却因为当时技术与距离上的障碍而逐渐凋零。二四八〇年，人类的生活圈达到了以地球为中心，半径为六十光年的球体区域。到了二五三〇年，其半径扩展到八十四光年；二五八〇年，半径为九十一光年；二六三〇年，半径则只达到九十四光年，明显地呈现出停滞的状态。当统一政府的活力在逐渐丧失的时候，唯独军队与官僚组织却仍然像恐龙一般继续膨胀。

经济上的不平衡还在加剧。此时的地球早已放弃了工农矿业的生产，转而利用资本与金融来支配数目过百的殖民星球上的产业，贪婪地吸取着利益与资源。就政治上而言，殖民星球的自治权与身为地球的一部分应享有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认可，但是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取得与地球对等的地位。虽然设置了“泛人类评议会”这样的机构，但是七成的代议员均由地球选出，而相关法规的修正则必须有七成的赞成，因此修正法规成了永远的梦想。有一次，司必卡星系所选出的代议员曾经要求纠正地球财富偏多的状

况，得到的回答却是：

“殖民星球的人民贫困，责任在于他们自身的无能。至于说吾等地球市民有罪，只能是一种缺乏自立与上进心的奴隶精神的体现。”

统一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共和党，其书记长裘希亚·留布里克的这番回答，令殖民星球的人民群情激愤。此外，在地球资本的压力之下，一些殖民星球被强制进行单一作物的栽培，却又被杀价杀得血本无归，最后几乎陷入饥荒。对此，地球方面的反应也异常冷淡。

“当时，地球一直缺乏资源，地球人还极端缺乏想象力。特别是后者，更是引起事态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学家伊布恩·夏玛曾经这么说。

尽管缺乏想象力，地球上的住民们却傲慢地贯彻着强者理论。强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强者，就在于其拥有武力与财富。地球搜刮殖民星球上的财富，然后用来强化军事力量。殖民星球的人们被迫去养活那些监视和镇压自己的士兵。

殖民星球的人们达到了忍耐的极限，终于在西历二六八二年，团结起来一致对地球提出要求。第一，缩减过度膨胀的军费。第二，依人口比例，来决定泛人类评议会中代议员的席次分配。第三，地球资本须停止一切对殖民星球内政的干预。对于提出要求的一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理所当然的小小希望。但是对于被要求的一方而言，则无疑是难以容忍的褻渎与冒犯。如果是卑躬屈膝地恳求姑且不论，竟然敢用“要求”的字眼？那些不自量力、未蒙开化的边疆野蛮人，竟然敢用对等的口吻对身为宗主国兼超级强国的地球提出要求？

地球于是终止支付泛人类评议会的分摊金，同时也预感到太平时代即将结束，应该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了。历史学家伊布恩·夏玛叹息道：

“在这个时期，地球在精神方面的衰退已经很深了。即使有违公正原则，也要确保既得权力。借由压制反对者以绝对确保既得权力，在这种精神当中，哪会留有进步与向上的余地呢？”

就现实状况而言，对当时的地球人来说，所谓的进步与向上或许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出于对殖民星球的不满，地球企图以阴谋与武力对其加以镇压。而与此同时，反地球派的先锋也已经被选出，那就是一向为人恶评的天狼星系政府。奇怪的风声开始流传了——

天狼星之所以动不动就对地球加以批评，并不是为了谋求和平，而是为了达到取代地球，进而成为人类社会霸主的野心。对于天狼星来说，唯一值得戒惧的就是地球，它的策略就是削弱地球势力，使地球与殖民星球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裂痕。各个殖民星球不应该毫无理由地对地球加以指责。因为这么做所带来的不是地球的灭亡，而是会将各个殖民星球都推向天狼星，使之丧失现在所拥有的自由与未来。事实上，只有天狼星才是地球与各个殖民星球共同的敌人，是一种威胁人类的存在。天狼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暗中一步一步地储备国力，扩充军备，并且正逐渐地完成间谍网，因此，必须加强对天狼星的注意……

当有人要求核实此风声的时候，天狼星的首脑群只是付诸一笑。而其他殖民星球的首脑也只是一笑——那却是缺乏自信与健康的笑容。

就这样，对于地球来说，天狼星成了公认的敌国。这是一个可以操纵的敌人，只要地球炫耀一下实力，天狼星除了卑躬屈膝地乞怜外，别无选择。天狼星的角色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反派人物。但是地球对天狼星的实力及其威胁加以夸大地宣传，却产生了令人始料未及的效果。

许多人逐渐相信天狼星本身确有超过地球的实力与意图，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天狼星以外的各个自治国，甚至还包括天狼星本身……

最初，地球方面带着一种充满恶意的喜悦，欣赏着这个被夸大，并且被涂上海市蜃楼色彩的天狼星的虚像，希望借此使各个殖民星球对天狼星的力量产生畏惧，自动靠到地球这一边来，然后这幕插曲也就此收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定会有人冷眼旁观这一幕，例如一位名叫马雷恩兹欧的记者就曾经写下这一段充满讽刺意味的报道。

……昨天晚上，附近的道路到处都积水，因为地下所埋设的下水管

道破裂了。这可能是由天狼星系潜入的破坏人员所干下的勾当。另外让F地区骚乱一时的连续纵火事件的嫌疑犯，在今天早上被告发了。此人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潜入的间谍洗脑之后，才犯下了如此的恶行。使夏娃吃下禁果、虐杀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在百慕大海域使客船沉没等等，这一切一定都是天狼星恐怖破坏行动的一部分。天狼星啊……你将作为一个万能的撒旦，屹立于历史之中。

这篇署名报道虽然立即招致治安当局的愤怒与憎恶，却也不能以其言论活动不当为由而公然加以处罚，只好胁迫经营者将其调到边境地区去。

在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地球这个将天狼星作为假想敌的政略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有几个殖民星球由于对地球极度反感，开始转向亲近天狼星这一方。想反对地球的专横，除了依赖天狼星外别无他途——造成这种想法的，事实上就是地球本身。

对于地球来说，事态正在急速地恶化。各个殖民星球好像多米诺效应似的，接二连三开始寻求与天狼星的合作。当地球政府仿佛万虫钻身般地对此深恶痛绝的时候，天狼星则一步步登上反地球阵营的盟主宝座。到了西历二六八九年，或许是由于天狼星的军事力量急速地增强，令地球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地球终于决定给予这个令其如芒在背的天狼星一个严厉的教训。

天狼星集结各个殖民星球的警备队，进行共同训练，并且允诺将提供重型军火武器等等。这些动作便成了地球先发制人的借口。闪电作战在战术上完全成功了。天狼星的主星第六行星隆多利那被地球军压制，以天狼星为首的各个殖民星球的军队没能飞入宇宙，就已化成地上的残骸。

尽管获得了胜利，可地球军的纲纪却堕落到让堕落天使都为之窃笑的地步。在战地司令部的操纵下，数据更是虚而不实。收缴物资的数量被以多报少，上报数字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差额，全被收进了高级军官们硕大的口袋当中。另一方面，敌军战死的人数则被极度夸大，实际战死人数为六十万，结果却被虚夸成为一百五十万，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更为逼真，竟然大量地残杀非战斗人员，然后将死尸分解，使之看来像是许多死者的一部分——如此的

暴行竟然在战后若无其事地进行着。而已方战死的人数报告则被以多报少，甚至竟有军官侵吞那些发给死者的薪金。

丑陋的闹剧达到高潮，是在翌年于布里斯本市召开的军法会议上。这场军法会议是根据一名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取材而勇敢地潜入战地的记者的指控而召开的，目的是证明地球军残杀非战斗人员的罪行。但是在会议中，站在证言席上的却只有地球军的军人，而属于被害者的住民一方，却连一名证人都没有传唤。到场的军人理所当然地否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还表示非常遗憾：自己为了维护祖国与同胞的名誉勇敢地上战场，却被一名伪装为正义且无知的记者这种出风头的行为贬低。说着说着，他们还流下了眼泪。最后，军法会议宣判所有被告者无罪开释，检举方则被判以毁谤罪，并且从此以后军部拒绝接受他的采访。作了上述的宣判之后，军法会议宣告退庭。获得无罪开释的军人们兴高采烈地骑在战友的脖子上，沿着首都的主要街道大声地合唱着军歌。而可笑的是，他们所唱的军歌曲名竟是“在正义的旗帜下”、“和平的守护”、“荣誉就是我的生命”、“勇者的凯旋”等等。

经历这次事件后，地球军食髓知味，甚至认为不管犯下多么残暴的滔天大罪，只要将事实加以歪曲，就可以免于刑责。既然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事，那么不偷不抢岂不是白白损失？更何况残杀非战斗人员、对女性施加暴行、破坏都市、掠夺物资等等，比起和充满斗志与敌意的敌军作战，不但容易得多，还更有实际利益可图。在这种想法之下，军人已不再是军人，整个军部就好像盗贼集团似的，以奸诈的眼光探寻下一个理想的战场。

就这样，“拉古朗市事件”发生了。

在前一次战斗当中，战败的殖民星球联合军里有部分残兵败将带着武器逃进了拉古朗市，这是事实。但是对于地球军来说，更重要的一项事实是这个城市为隆多利那星上丰富天然资源的生产兼集散中心，“地上及地下的财富全都集中在拉古朗市。”地球军于是出动了大批地面部队，以十五个机械化野战师的兵力，在城市的周围筑起一道士兵和兵器的墙壁，并且还动用四个空中攻击师和六个都市型战斗师，完成了突入市区的准备。原定的突击日

期是五月九日，但是这个日期被连续延迟了两次。一次是因为拉古朗市的市长玛萨立克拖着虚弱的病体前来交涉，希望能够取消攻击行动；另一次则是由于司令部作战局副局长库雷朗波中将的战地部队的作战提案不周全为由，再三加以驳回，努力阻止暴行发生。但这些努力最后均付诸流水，终于，在五月十四日晚上，十个师的兵力从陆空两面突入拉古朗市的市中心。

事实上，这次突击并未与原先的计划完全一致，遭受大批兵力包围的拉古朗市当中，一部分头脑简单的势力团体由于恐惧，认为只要将流亡到拉古朗市的残兵败将交给地球军，便可以免遭攻击，于是组成了自警团，开始搜捕流亡的残兵。而被搜捕的一方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更何况他们手里还持有武器，哪愿束手就缚？两方冲突之下，市内的各个角落爆发了枪战。晚间八时二十分，包围的军队远远地看见市内西区的液化氧气管发生爆炸所引起的熊熊大火，于是便将此一意外事件当成绝妙良机，旋即展开攻击行动。

“染血之夜”就此开始。

当攻击行动开始时，包围的士兵们所接受的命令可说是极度激进。

“凡持有武器者、抵抗者，格杀勿论！此外，疑似持有武器者、疑似有可能抵抗者，以及看似有逃亡或隐匿之虞者，也一律比照此原则加以处置。”

事后，军部虽然宣称是为了让士兵自卫与维持秩序，而不得不采取此一命令，却无法掩饰其煽动士兵恣意杀人的意图。

攻入市区的地球军不但恣意进行被公开允许的杀戮与破坏，对于没有被公开允许，但暗地里却被默许的暴行与掠夺，他们更是热衷。市立美术馆收藏的绘画与宝石工艺品被抢劫一空，宝贵的古书之类的文化遗产，竟被无知士兵视同粪土而付之一炬。

市内的北区为钻石原石研磨工厂、黄金以及白金等加工厂的集中地，自然成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地球军所攻击掠夺的目标。由空中蜂拥而至的第二空中攻击师和由陆地突入的第五都市型战斗师，为了抢夺财物，竟然就地发生冲突，演出了丑恶的内讧火拼场面。双方约有一百五十人被打死，但后来的调查当中竟发现有六十几具尸体的腹部有被人切开的痕迹，据研判可能是为



了要抢夺死者吞进腹中的钻石原石。而在一般平民当中，类似的遇害者人数更高达一百倍以上，其中不乏被人用军刀砍碎下腭拔走金牙的老人，更有甚者，有些女性尸体上的贵重耳环连着耳朵一起被割走，戒指连着手指一起被剃下。

在“染血之夜”的十个小时中，遭地球军杀害的拉古朗市市民超过了九十万人，破坏与掠夺所产生的损失更高达一百五十亿共同货币单位。战地司令部捏造理由，将士兵强夺而来的相当一部分金钱财物横抢过来，最后在对地球总司令部的报告中说，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将敌军歼灭，并且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城市。

未能有效阻止友军野蛮行为的库雷朗波，拿起愤怒与忧伤的笔，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人类社会最为恶劣的一种存在，大概就是缺乏羞耻心与自制心的军队了。而我现在正在这种地方工作。”

另外，在首都总司令部当中，那些手拿威士忌酒杯，一边看着通信屏幕一边谈笑的军事干部们，听到老将哈兹理特提督那令他们心生厌恶的声音时，原有的醉意还是顿时消失了许多。

哈兹理特提督说：“各位官爷好像很愉快，看到别人的城市燃烧起来，似乎很高兴。说不定十年之后，我们的首都也会遭到相同的下场，各位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呢？”

但是批评军队过错的人，永远是少数派。两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在众人的白眼之下被孤立，不久之后便辞职了。

“有人说，拉古朗市发生了虐杀与掠夺事件，这根本就是诬蔑。放出这种风声的人，很明显是企图中伤地球军的名誉、捏造历史，这是阴谋，他们应该被打上叛徒的烙印。”

军部首席发言人韦伯少将最初发表了这项声明。但过了三天，又推翻原本的说法。

“虐杀与掠夺事件确实是有的，但是规模非常小，死者顶多只有两万人。